



刘连仁与工友互相透露了逃跑的想法，这想法被日本人得知，劳工们遭到警告，但这并未打消他们逃跑的决心。春夏相交的时节，积雪消融，便留不下脚印。机会来了，7月的一个夜晚，劳工们刚睡下，大门竟未上锁，日本兵在饮酒作乐，刘连仁悄悄从大门口逃走，半路上遇到从粪道逃出来的四个工友。

做苦工已有八个月 想逃跑静待雪融化

这天是星期天，趁着大家待在屋里可以拉拉呱，可以脱下衣服捉虱子的机会，刘连仁找知心人合计逃出矿井的事。几个人一说，没有一个不想跑。

不知怎的，劳工要逃跑的事泄露了出去。一天，日本人吆喝劳工们开会，一个叫金子的鬼子上去训话。通过翻译，刘连仁他们大体听明白了。金子先是大骂了一顿，接着道：“你们想跑？别做梦了！你们跑几个，我们就逮回来几个。我们有军队，可以出动军队去抓跑的。只要逮回来，就决没有好果子吃！你们即使跑出去了，也没有活路。这北海道是一个海岛，四下里都是海，你们跑出去了，也不能渡过海回到中国。再说，这里到处都是山，山上有狗熊，有狼，北海道的冬天还特别长，特别冷，你们跑出去了，不是叫野兽吃了，就是得冻死。”一番威吓后，他又假惺惺地安慰：“我劝啊，你们既然来到了北海道，不如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干上一年半载，我们保证让你们回家。”

刘连仁等人不相信金子的鬼话，但跑出去的几个人都被抓回来了，都挨了一顿好打。老乡陈国起4月里跑出去一回，后来被抓回来，打得昏了过去，还关了禁闭。刘连仁对陈国起悄悄地说：“就是死了，也不能给他们国家干。给他们干，就叫他们赚了！”陈国起使劲攥了攥刘连仁的手。

屈指算来，刘连仁在北海道这所煤矿做苦工8个月了，是春末夏初的季节，但这里还是大片大片的积雪。他每看到有一块地的雪化了，就禁不住心头一喜。他知道，只要雪还没化掉，自己即使跑出去了，也会在雪上留下脚印，顺着脚印，日本人就能把自己抓到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直到六七月间，这里的雪才全部化了。这时，比刘连仁早来的一批被掳劳工，300人死了90多个，刘连仁这批200人，也死了9个了。没有死的，不是皮包骨头，就是得了病。日本人似乎预感到这些劳工将要大批逃亡，正打算在围墙上拉电网，木头桩子都钉好了。

刘连仁想，再不跑，就更没机会了。其实，他早就在瞅从哪里逃跑能逃出去。每天上工和下工都有人看守，下了工回到宿舍区，就不能进出大门了。瞅来瞅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夜里假装上厕所，从粪沟里跑出去。这厕所建在宿舍区的东北角，粪坑有半人深，后墙上留着一条沟道，是出粪用的，粪坑和沟道之间有阳沟，不大，但勉强可以爬出一个人。粪坑和沟道内长年积着粪水，污秽不堪，臭味难闻。但只要能跑出去，刘连仁哪还顾得这个？

看守松懈大门未锁 五人夜里逃出地獄

1945年7月的一个夜里，天黑漆漆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晚上9点的钟声敲过，劳工们都上床睡下了。刘连仁决定乘人不备逃走。他默默告诫自己要沉住气，千万不能慌乱。他在床上摸索了一



刘连仁(右一)回国后与曾一起逃亡上山的四位难友合影。

下，没拿被子，只捡起一副绑腿，这还是在青岛发的，觉着带在身上或许有点儿用，也不累赘。他装出一副上厕所的模样，尽量从容走出宿舍，来到大门口，想看看守门在干什么。走近了，发现大门没上锁，守门的也不在，这时看到门旁的一间小屋亮着灯，听到里面传出日本人嘻嘻哈哈的声音——他们在喝酒作乐，这真是天赐良机。刘连仁屏住呼吸，弯下腰，把鞋子脱下，用手拎着，赤脚往门外挪，一步一步，生怕发出一丝响动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发抖，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、从喉咙里跳出来。

挪出大门口了，刘连仁还是小心翼翼地不出声响。走出几十米了，他才迈动大步。再走出100多米了，他终于大胆跑了起来，像一只冲出了被困在笼子里好久好久的鹰。（按：关于刘连仁如何逃出昭和矿业所，还有一个版本：日本作家野添宪治在《刘连仁——穴居十三年》一书中说，刘连仁用青草把两耳堵上，下了厕所的粪坑，用脑袋顶开盖着的木板，才逃了出来。）

在黑夜里，他只管顺着路向前跑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有时还回头，看看是否有人来追他。突然，他听到前面不远处有人在压低嗓子说话。他停住了脚步，担心前面有埋伏。他再侧耳倾听，好像前面还有人在泼水。他依稀记得这里有一条小河。他壮了壮胆子，悄悄走近一些，听听到底是什么在发出声音。

他听到一个催着：“快洗！”一个答：“快了！”都是说的家乡话。他再往前走，发现有人在河里洗澡。待了一小会儿，他依稀看到一个人爬上岸来，摸索了一阵，那人朝河里问道：“衣裳呢？”河里的一个人说：“就放在树根下。”他听出来了，一句是陈宗福说的，一句是杜桂相说的。他恍然明白了，他们也从那个活地狱逃出来了。

“喂！你们怎么在河里洗澡？”刘连仁这一问，可把在河里洗澡和刚上岸的人吓坏了，他们手忙脚乱，打算快跑。刘连仁忙喊：“我是刘连仁！”

原来，陈宗福、杜桂相、陈国起、邓撰友也逃了出来，他们是从宿舍区那个厕所的粪坑和沟道里爬出来的，因为身上都沾着粪，就到小河里洗洗澡，做

一下清理。

五个老乡见了面，真是又惊又喜。考虑到跑得还不远，还可能重新落入日本人的虎口，刘连仁说：“这会儿最要紧的是快跑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不管怎么着也不能叫日本鬼子抓回去。”陈国起建议往深山里走，陈宗福说：“最好往西北走，听说往西北有旱路通着吉林省。”

一行五人，加快脚步，见了大山就往北走。说是往西北走，其实在这黑黢黢的夜里，加上匆忙和心慌，他们也辨不清东西南北。一路上不敢稍微停下来，奔跑了一夜。

天色将明，刘连仁等人发现已经置身荒野老林了。离“死亡煤矿”已经很远，他们暂时不担心被抓回去了。折腾了一夜，这时饥饿来了，肚子里“咕噜咕噜”地叫个不停。可上哪里弄吃的呢？没办法，他们就找野菜吃。先找到一种小草，样子很像韭菜，颜色发绿，一根茎上有三片细长的叶子，吃起来有股辣味，他们就把这种小草称为“山韭菜”。后来，又发现了一种长的模样像白菜、叶子宽大的野菜，吃起来跟生菜叶的味道差不多，他们就取名“山白菜”。刘连仁还发明了一种吃法，就是把山白菜的叶子卷着山韭菜吃，就像在山东老家吃单饼卷大葱。大家如法炮制，觉得两种野菜掺着吃，比单独吃一种好吃。

刘连仁等人按照陈宗福的建议，朝着西北方向走，期盼着能从旱路走到中国的吉林省。可在山里转来转去，加上是阴天，他们就转得晕头转向了。后来，看树身上的青苔，猜想青苔少的一面朝向南方，于是估摸出个大致方向，继续向西北走。

走了两天一黑夜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五个人就在树林子里找了个地方，捡了些草叶铺了铺，直接躺下去，倒头就睡着了。

突然，刘连仁被一阵可怖的叫声惊醒了。原来，自己做了一个恶梦。他睁开眼，四周是深水一样的黑夜，有多种叫不出名字的野兽在吼叫，再听听，还有一些鸟的奇怪的叫声，他不禁毛骨悚然。刘连仁翻身坐起，发现四个难友全醒了，吓得说话声都变了。

逃离矿区一路狂奔